

算法推荐、观众反馈与创作者的选择,共同参与作品传播

新大众文艺,如何走进“猜你喜欢”

本报记者 苏墨

以古籍修复为故事主线的微短剧《重回永乐大典》,上线不到一个月获得近2000万次观看。一个需要心理理解的题材,在以快节奏、强情节见长的微短剧中找到了远比预想要多的观众。

这个案例被收录在日前由中国演出行业协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联合发布的《新大众文艺:直播、短剧与网文的文化新消费图景》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中。

在算法参与分发的平台上,观众看了什么、留下什么反馈,都可能影响下一轮推荐。专业小众题材获得关注,打破了“算法只偏爱即时刺激”的惯有认知。

同时,一个问题也随之浮现:在算法参与分发的环境中,作品与愿意观看它的人是如何相遇的?

用户正在实时参与创作

在湖北鄂州经营早餐店的王连生,在网上有另一个名字——“江南好”。年轻时,他曾给文学杂志投稿。中年后重新开始写作,早餐店的生意、家里的琐事,都成了笔下的内容。自2019年以来,他在抖音写下了50多万字。

这些文字并不是写完就消失在信息流里。曾有位70岁的退休语文教师,专门花了几个月时间学习电脑、搜集文章、整理排版,最后把王连生的文字做成一本册子送给他。王连生收到时才知道,屏幕那头有人一直在认真读他的文字。

对于网友的评价,王连生愿意听,也认为写作者应当接受批评。他把算法背后的用户选择称为亿万网民的“投票”。

“作为写作者,应该谦虚、积极地迎接网友的审视、吐槽和严选,而不是在空中楼阁里

无病呻吟。”王连生说。

谈到算法与用户选择的关系时,他还提到:“算法背后是亿万网民投票结果的体现,敬畏算法,也就是敬畏大众的价值取向。”

抖音平台沟通运营经理芦垚介绍,推荐系统会学习用户过去的观看和互动行为,预测其对内容产生评论、收藏、关注等行为的概率。其中,评论被用来观察内容的讨论价值,收藏帮助识别值得回访的内容,分享则提供情感共鸣方面的线索。

除了推荐与既有兴趣相近的作品,系统也会适当引入“不那么相似”的内容,尝试发现用户尚未表现出来的兴趣。

这类识别仍有困难。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和抖音联合推出的《算法推动下新大众文艺发展研究报告》指出,一些长期兴趣、小众内容获得的反馈样本较少,模型能够学习的信息有限。

在日常的平台使用中,更多反馈是一次收藏、一条评论,或对创作者的关注。芦垚介绍的推荐机制,正是从这些行为中寻找线索。

从“低频奔赴”走向“高频陪伴”

“郝家豁”团队将《孔乙己》《丰碑》等语文课文拍成真人短片。

他们曾收到过一位教师的私信,随消息发来的还有照片:他们拍摄的视频,被带进课堂当作课件播放。

主演张志远谈起这件事时说,知道作品能用在教学中,团队更想把内容做好。

将文字变成真人短片,要补上的工作很具体:人物穿什么,场景怎样布置,灯光如何配合故事,书上的叙述又该怎样变成演员的动作和对白。

拍摄过程中,他们曾为人物准备手工布鞋,也尝试用烛火、油灯等光源还原特定情境。改编书信类课文时,团队还要补充人物

关系和生活细节,让原本静止在课本里的文字有可以看见的场景。很多时候,他们并不是先有成熟方案,而是拍着拍着发现问题,再回头补课。

视频发出后,张师鹏会参考评论、完播率、跳出率以及互动较多的片段,改进后续创作。他告诉记者:“观众反馈不断地推动团队提升水平。其中很多留言都提醒我们内容创作要有历史责任感。”

报告将快速反馈、需求响应列为新大众文艺生产的特点。对于“郝家豁”,反馈既来自后台统计,也来自老师发来的课堂照片。

这让直播中的交流更即时。“00后”古琴主播武怀琛演奏之余,会接着观众的问题讲琴曲典故和文史知识。有人关心曲子,也有人给直播间的布景、灯光提建议。

在陕西省歌舞剧院的仿唐乐舞直播中,观众还可以参与选择节目。报告记录,直播平均每五分钟设置一次互动,主持人在舞蹈间隙介绍诗词文化背景,观众通过弹幕投票选择接下来想看的曲目,投票结果进入节目编排。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视听研究室主任冷凇,用“低频奔赴”走向“高频陪伴”来形容这种变化。“过去观看演出往往需要配合场馆和时间安排,直播降低了参与门槛,也让观众能够更频繁地接触演出、非遗和其他专业才艺。”

直播间已成多元文化供给汇聚的平台

《只此青绿》选段进入手机屏幕时,演出团队需要重新考虑镜头。

剧场里的观众可以自行选择看群舞还是某位演员,竖屏直播则需要导播安排。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为此设计多机位镜头,兼顾群舞调度和演员细节,并在互动环节讲解标志性动作。“大戏上团播”首秀中,189.4万名网

友通过手机观看了相关选段。

江苏省歌剧舞剧院则把团播排进了每天的工作日程。每天开播前,团队先完成排练和内容审看,再由9位演员演绎扇舞、剑舞等节目。演员表演之外,还有编导、导播等岗位配合。5月启动团播后,院团首月粉丝量便突破13万。

事实上,对院团来说,团播并不是把演出录像上传那么简单。演员要重新适应镜头距离和表演节奏,导播要在群舞与特写之间切换,编导还要根据直播时段准备不同内容。观众看到的几分钟节目,背后对应的是一整套排练、审看和现场调度。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潘燕表示,新大众文艺并非传统文艺的简单线上迁移,而是在数字技术支撑下,以大众为主体、以平台为阵地、以互动为特征形成的文艺生态。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胡正荣说:“当前,直播间已不只是内容传播的新增空间,也正在成为多元文化供给汇聚的重要平台。”

面对持续开播的需要,一些院团开始引入运营团队。浙江话剧院与MCN机构合作,由院团负责剧本、表演和审美,机构承担流量运营、观众分析及互动策略。

平台也在调整分发方式。芦垚介绍,优质内容独立分发通道、长尾兴趣模型等机制,正在被用于增加小众、多元内容的展示机会。

对于同质化竞争、片面追逐流量等问题,报告提出加强规范治理和多方共治,包括内容审核、版权保护、行业自律,以及专业机构与平台之间的合作。

在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教授王晓红看来,算法不能代替人判断文化价值,却正在参与文化机会的提供与分配。“当普通人的讲述能够穿透时间、成为时代记忆,文化平等才从‘表达的机会’进一步走向‘文化的机会’。”

方寸徽章搭建文化交流桥梁

近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展厅内陈列着待售卖的主题徽章。

本届展览会上,徽章成为文化服务贸易的微观切片,以轻量化文创产品搭建起中外文化对话的桥梁,让展会记忆被实体承载、持续传递。

本报记者 董鲁豫 摄

G 视 线

以匠心传文脉 以技艺富民生

新疆非遗刺绣一针融南北

本报记者 马安妮 本报通讯员 肖君

“暑假,亲手体验哈密维吾尔族刺绣,才真切感受到这门传统技艺的难度。”开学伊始,北京中学润丰分校五年级学生何鸿轩与同学们交流起假期的一段特殊经历——与4名同学一起跨越近3000公里,自发来到新疆哈密,拜自治区级维吾尔族刺绣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卡德尔·热合曼为师,学习哈密刺绣知识和初步技艺。

卡德尔·热合曼是哈密市陶家宫镇乔麦庄孜村民,也是当地小有名气的“绣郎”。早些年,村里不少人理解男人做刺绣,闲言碎语让他承受不小压力,家人起初也并不支持。但他始终热爱这门手艺,悄悄坚持刺绣创作。

转机出现在2008年。哈密维吾尔族刺绣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名单。第二年,卡德尔·热合曼带着10件作品参加哈密市文化馆举办的民间艺术展览,专家们得知这些出自一位“绣郎”之手,惊讶之余给予高度认可。从此,卡德尔·热合曼终于可以大大方方地绣花了,村民们也逐渐接受了他。找他设计图案、买绣品的人越来越多。

卡德尔·热合曼没有止步于此,他开始主动学习苏绣、京绣等多种技法。2015年,卡德尔作为首批学员之一,参加了原文化部、教育部组织开展的研培计划,前往广州大学接受培训。

“那次培训给我打开了一扇门,中国四大名绣精美绝伦的技法让我非常震撼,也给我带来了 many 灵感。”回到家乡后,卡德尔·热合曼将学到的技艺与哈密传统刺绣融合,设计出更多新颖的作品。

如今的卡德尔·热合曼,在哈密市文化馆和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支持下,开办了多期刺绣、剪纸培训班,累计为哈密城乡培训绣娘3000多人。同时,他带领30多位技艺熟练的绣娘组成专业团队,每年完成全国各地订单千余件,让绣娘们足不出户就能靠手艺增收致富。

在天山南北,像卡德尔·热合曼一样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纷纷走出“单打独斗”的传承模式,以技艺培训、产业开发,将“指尖技艺”转化为富民的“指尖经济”,带动各族群众就近就地就业增收。

木垒哈萨克自治县的哈萨克族刺绣代表性传承人赛开尔·胡山,深耕刺绣产业多年。草原独有的羊角、鹿角、几何纹样是哈萨克刺绣独有的标识。她坚持“手工守根、机绣提效”,一边守护传统针法,一边引入现代化生产线,破解手工刺绣产能不足的困境。20多年来,她陆续举办58期刺绣培训班,累计培训各族农牧民2800余人次,培育骨干绣娘240名,带动全县6000多名妇女投身刺绣相关产业,产业园5条生产线每年可产出绣品3万多件。

“机绣提产量,手工保根脉。老纹样不能丢,也要让姐妹们靠绣花增收,手艺才有吸引力。”赛开尔·胡山说。

来自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的冬兰,是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锡伯族刺绣项目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曾是软件工程师的她,2014年返乡深耕锡伯族刺绣,打破单一民族技艺壁垒,融合多民族刺绣特色,搭建传统纹样数字资源库,收录千余种濒危传统纹样,将传统手工多日工期压缩至一小时数字化制版,大幅提升创作与生产效率。十余年间,冬兰创办的企业带动370多名各族妇女就业,拥有37项知识产权,开发十余类刺绣文创产品,打通线上直播、线下文旅门店销售渠道。

“传承不能只守旧样,要把古老针法和现代审美结合,让年轻人愿意佩戴、购买刺绣产品,这样才会有人愿意拜师学艺。”冬兰说。

在钢筋水泥中耕耘诗意的土壤

本报记者 赖志凯 沙剑青 本报通讯员 肖湘凤

滇黔交界,山势嵯峨。傍晚时分,最后一道余晖掠过刚贯通不久的高速公路,为层层叠叠的青山镀上一层金边。

在中铁六局电务公司昆明项目部的一间简易板房里,灯亮了。白天那个在工地上火眼金睛、一丝不苟的安全总监尹志平,此刻正伏在桌前,用一支签字笔,在泛黄的笔记本上写下几行字。窗外是延绵的群山和逐渐沉寂的工地,窗内是一个人的精神世界。

工友们没想到这个严谨较真到有点“轴”的安全总监,骨子还藏着浓烈的诗意。2022年9月13日,参与高速公路通车试运营当天,他心潮澎湃,写下了这样一首诗:“东接燎原旗,西过尖山陀。酒香仁怀地,桥越桐梓河。路险黔鸟骤,弯急茅坝多。三载愚公志,策马自嫌迟。翼翼安全隘,急急房建功。机电十八隧,收费五站连。消防千尺管,护栏百里延。原叹天工处,叠翠隐山前。”

诗里没有华丽的辞藻,写的全是工地上的场景——隧道、收费站、消防管、护栏,一字一句,都是电务人风里来雨里去的日常。他还写过“身处夜郎家万里,此心安处是神州”这样的句子,道尽了建设者远离家乡、以工地为家的豪迈与豁达。

有人问他,活儿这么累,怎么还有心思学本事、写诗?尹志平笑了笑:“人生的意义,首先是体验,然后是创造,最后是贡献。我只想让自己的人生不留遗憾。”

三星堆“牵手”云冈 千年石窟遇上古蜀文明

日前,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博物馆四号馆展出的“云冈石窟:始建于北魏平城时代的世界文化遗产”特展,吸引众多参观者。该展览共展出文物、艺术复刻品等120余件(套),集中展现北魏时期石窟艺术风貌与历史文化底蕴。

刘忠俊 摄/中新社



G 艺 评

乐坛新人去哪儿了?

肖婕妤

近日,第四届浪潮音乐大赏公布年度荣誉。王菲《世界赠予我的》获年度歌曲,陶喆《STUPID POP SONGS》获年度专辑,张震岳获最佳男歌手。

看到这个名单,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可能和我差不多:怎么还是这些熟悉的名字?

当然不是说他们不该得奖。恰恰相反,成名多年之后,依然能持续创作、拿得出受到专业认可的作品,本身就是能力的证明。只是,当一年一度的重要音乐奖项揭晓,站在最受关注位置上的,仍是不少听众从学生时代就熟悉的歌手,还是让人忍不住想问一句:这些年,年轻的面孔去哪儿了?

这种疑问,其实不只来自一份获奖名单。

坦白讲,我日常听歌,大部分时间依旧在循环周杰伦、王菲、伍佰那些老歌。并不

是刻意排斥新歌,而是刷遍各大平台榜单,很难遇见一首愿意反复听、越听越有味道的作品。

这里面当然有怀旧。人在年轻时听过的歌,常常和青春、校园或某段具体的生活经历绑在一起。很多时候我们怀念的未必只是旋律,也是听那首歌时的自己。而且,今天仍被反复播放的“老歌”,本来就是经过时间筛选之后留下来的精品。拿过去二三十年的“精选集”,和今天刚冒出来的新歌相比,对年轻创作者来说并不完全公平。

可如果“还是老歌耐听”成了越来越多人的共同感受,就不能全归结为怀旧。

现在并不缺歌,甚至可以说歌太多了。短视频、音乐平台不断在推新歌。一首歌可能因为十几秒副歌突然爆红,迅速出现在无数短视频里,没多久又被下一首热门旋律替代。很多时候,我们还没来得及喜欢,就已经听腻了。

但“好听十几秒”和“耐听很多年”,毕竟不是一回事。所以在当下的传播环境里,老一代音乐人反而拥有一些独特优势。

他们中的很多人成长于实体唱片蓬勃的年代。做一张完整专辑,往往意味着花很长时间寻找声音、打磨词句、编曲和演唱,考虑的不只是某一段旋律够不够抓耳,而是整张专辑能不能形成完整的气质和表达。

多年积累之后,他们对自己的审美和表达已经足够清楚,也拥有更大的创作空间,不必时时追着短期流量跑。这份成熟和从容,是很多新人暂时难以拥有的。

相比之下,今天的年轻创作者面对的,已经是完全不同的行业环境。

短视频和算法已经成为音乐传播的重要入口,一首歌要想被听见,常常得先在很短的时间里抓住人。前奏不能太长,副歌最好早点出现,情绪最好一听就懂。还要有一两个适合剪辑、翻唱、二次传播的“记忆

点”。当平台要流量、市场要爆款、歌手还要不断维持曝光时,留给一首歌慢慢打磨、留给一个新人慢慢长成的时间,都变少了。

除了创作环境,音乐的传播方式也在改变。过去传播渠道相对集中,一首热门歌曲可以从校园唱到商场,从电台传到街边小店。今天,年轻音乐人其实并不少,好作品也并非没有,只是他们更多分散在不同圈层,很难再迅速穿透年龄、地域和审美,被大多数人同时认识。

所以,所谓“新人去哪儿了”,或许不是新人真的消失了,而是一个新人要成长为拥有代表作、拥有稳定个人风格,甚至被一代人共同记住的歌手,比以前更难了。

我们期待的并不是每年都冒出一个所谓“天王”“天后”,也不要求每首新歌都成为经典。只是希望,在不断刷新的热搜、榜单和“爆款BGM”之外,还能时不时遇到一首歌,让人听完之后不舍得划走。